

寒夜奇案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寒 夜 奇 案

张长怀 著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反映我公安干警机智勇敢地和各种犯罪分子做斗争的侦破故事集。

一只唐代传入西藏的价值连城的国宝金麒麟，几经周折，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夺。我年轻的女刑侦科长艺高胆大，于刀光鬼影中见出英雄本色，潜伏多年的犯罪分子在阴暗角落里使出了种种的伎俩……

一个秋风习习，月光如水的秋夜，某县医院女司药突然被人杀死，序幕由此拉开，为了侦破这一案件，公安干警展开了一系列的侦破工作。凶手是谁？线索在哪里？这一大堆疑案，在我胆大心细的公安战士面前，终于真相大白。

本书中的三个故事，不仅歌颂了公安干警高度的责任感和机智勇敢的献身精神，而且揭示出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客观现实。

寒 夜 奇 案

张长怀 著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5.5印张 112,000字 印数：1—63,000 1986年1月第1版
1986年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360·73 定价：0.73元

目 录

金麒麟·····	(1)
被盗的家产图·····	(78)
寒夜奇案·····	(113)

金麒麟

母女报案

没到过西藏的人们，往往怀着神秘好奇的心理，猜测想象着这个地方。尤其是古城拉萨。这座世界上最高的城市，在人们的传说中，更富有一种传奇色彩。

我要讲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这座神秘的古城——拉萨。

1980年，我由公安学院毕业后，分配到西藏自治区公安厅刑侦处工作。进藏前，我先在西北民族学院学习了半年多的藏语。这样，一般性生活用语，一般性工作，不用翻译就能应付了。我到刑侦处报到后，阎处长接见了。他是位身材高大，四十五、六岁的中年人。在言谈话语中，他显得和蔼可亲。他笑着对我说：“欢迎你啊，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丁辉同志。我们刑侦战线上，可是缺少你这样的知识分子啊！”

青年人的心是火热的，对未来的事业，充满了美好的想象和憧憬。为早日投入紧张的工作，我当时要求说：“请领导分配我的工作吧。”

“那好啊！”处长笑着说，“经研究，决定让你到二科干外勤。这下子满意了吧？”

我想，谢天谢地，工作总算定了。从此以后，我可以在

工作中大显身手了。“嗨嗨……”我笑了。

处长见我高兴的样子，便语重心长地说：“二科新、老同志，藏、汉同志都有，你去了后要同他们搞好团结，要虚心向他们学习实践经验，你学的知识也要传授给他们。”

我向处长保证说：“请领导放心，一切照您的要求去做。”

处长听了我的话，满意地笑了。

我来到二科办公室，只有内勤小徐一人在这里。他也是大学毕业生，比我早分来一年，不过，他学的是中文。对侦查这一行，可以说是擗面杖吹火——一窍不通。但他文字水平很好，加上会写小说的才能，干内勤这一行，是适得其材，非常合适的。

我们说笑了一阵，他向我介绍了科里的人员及每个同志的情况。

“咱们的科长是个什么样的人？”我问。

“你问咱们的头儿啊，没说的，对同志热情、关心，工作积极，经验丰富，是自治区公安战线上的模范人物……”他滔滔不绝地说。

“谁问这些事，我是问他是个年轻人？还是个半截老头子？业务能力怎么样？”我打断他的话说。

“这些问题，我想……”他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转而一笑，“你们见了面，会慢慢了解的……”

“好家伙，不愧是学文学的，在这里设置起悬念来了。”我讥笑地说。

“不过有两点我可以奉告。”小徐有些神秘地说，“第一，咱们的头儿破获过很多大案，号称高原上的‘猎鹰’；第二，

咱们的头儿，是阎处长的得意门生。仅此两点，你可以想象到头儿的本领。不然，我能投奔二科来嘛。”

“噢，你原来是选准了写作对象才来的啊！”

“不瞒你说，有这方面的因素。”他颇为得意地说。

我们正谈得起劲，这时电话铃响了。小徐接完电话对我说：“小丁，这下子你有事干了。接待室有人来报案，领导让我们去人接待。其他同志不在，我又是外行，你就跑一趟吧。”

进藏几个月来，闲得没事做，正愁没案件破，没法施展新学的本领。真是巧得很，刚分配工作，就有人来报案，我立刻来了情绪。

我急急忙忙赶到接待室。只见长椅子上，坐着一位姑娘和阿妈。姑娘二十四、五岁，身材苗条，穿着一身浅灰色的西装，乌黑的发辫按照藏族的习惯，盘在头上。她瓜子脸，有双闪动的大眼睛，人显得端庄漂亮。阿妈有五十多岁，身上穿着藏装，她长得与姑娘的面貌有些相似，不用问，这是母女两人。

“你们是来报案的吗？”我对着她们问。

“是的。”姑娘慌忙站起来说。

“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家里丢了什么东西？”我用半通不通的藏话问。

姑娘听了我蹩脚的问话，差点笑出声来，她强忍住笑说：“同志，我懂汉语，你就讲汉语吧。”

“那好，有什么事请坐下说吧。”



“我叫拉姆，在文工团工作，是搞器乐的。这是我阿妈，叫拉姆。我们住在西郊公主林卡。事情是这样的……”她说到这里，有些不好意思往下说了。

“没关系，有什么事就说吧。”我说。

“……事情是这样，我们家里最近闹的鬼！……”

“什么？”我怕听错，问了一句。

“我们家里闹鬼！……这是真的！”

“你说具体点，怎么闹鬼？”

“我平时很少回家，家里就阿妈一人。后来，阿妈说一个人害怕，让我回去陪她。她说晚上闹鬼，开始我也不相信。可是，我回去住了两个晚上，连着两个晚上都闹鬼。这件事我们的两户邻居也知道。他们也很害怕，准备找房子搬家呢……”

真是奇谈怪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今天，还有什么鬼呢！我不以为然地问道：“鬼是什么样子？你看到过吗？”

“每天晚上一点左右，院子里便有鬼哭声和鬼叫声。有一次，我听到叫声，站在窗子里往外一看，只见有两个白影，乱窜乱舞，样子可怕极了！……”姑娘说到这里，露出惊慌的神情。

“罗吞拉（同志的意思），这些都是真事，我们不敢撒谎啊……”阿妈拉姆说着流出了眼泪。

我见母女两人，说得情真意切，活灵活现，越加不可思议。我想了想，大概是坏人利用迷信捣乱。便问道：“你们为什么不向派出所报告？”

“报告啦，他们也派人守候了两个晚上。可是他们一去，鬼就不出来，他们一走，鬼又出现……”卓玛说。

“你们没有再去派出所汇报？”我问。

“去过。派出所的同志说，我们去了两天，什么也没发现，如果你们认为有什么必要，就到市公安局或公安厅报案吧。所以我们就到这里来了。”卓玛说。

我虽然不相信有什么鬼神，但她们说的情况，我不能不重视。我问：“你们的要求是什么？”

“我们想请求你们派人去，多住几天，镇一镇可能会好的。”卓玛说。

我新来乍到，西藏的情况，还不熟悉。再说去人住在那里，我可做不了主。只好让她们等着，我去找领导汇报。

我找到阎处长，把情况做了汇报。处长很重视。他说：“这地方正是你们二科管辖范围。其他同志不在家，你就去住几天吧。去后，一是证实报案人所讲情况的真实性，二是了解一下周围的环境情况。”

“派出所去人，都没发现什么，我去了也白搭。”我说。老实讲，我认为领这份差事，去干徒劳无益的事情，不会有什么收获。

“当然，你全副武装的去住，肯定什么也发现不了。你可以化化妆，以报案者的亲戚或姑娘的男朋友的身份到她家住下嘛……”

领导这样安排，我无话可说。说老实话，我倒不是怕‘鬼’，工作后的第一个任务，不是去破案，而是去充当守护神！去抓‘鬼’！真有说不出的委屈。

回到接待室，我问卓玛：“你们在拉萨有什么亲戚吗？”

卓玛摇摇头说：“没有。”

“那么外地呢？”我又问。

“只有父亲和一个表哥，西藏解放前夕，都跑到国外去啦，至今没有音信，不知是死是活。”卓玛说。

“你这里有男朋友吗？”我问。

“还没有。”卓玛脸一红说。

“是这样，”我向卓玛解释说：“领导同意我去你们那里住两天，但总得找个借口，我如象派出所的同志，全副武装的去，‘鬼’还是不会出来……”

“我明白了，你可以做为我的朋友，住在我们家里。”没等我说完，卓玛就领会了我的意思，并开朗的邀请我。

卓玛又用藏话，把我的话讲给了阿妈听。阿妈听后，两手直作揖，嘴里一个劲儿地说：“吐及其！吐及其！（藏话：谢谢的意思）”

“你们先回家去吧。我准备一下，随后就去。”我说。

按照卓玛讲的路线，她们走后不久，我便乘车赶到了公主林卡。这里是一片茂密的树林，古木参天，遮天蔽日。抬眼望去，不远处耸立着一座孤零零的宅院，院墙高大、坚固。我知道，这大约就是卓玛的家了。

院门敞开着，我打问了一下，卓玛便兴冲冲地跑出来，亲热地把我领了进去。按照我们在接待室的约定，我现在的身份是位藏族干部，叫格桑，在运输公司工作，是卓玛的情人。

卓玛把我领到二楼客厅兼卧室时，阿妈拉姆已经摆好了

茶具糖果。阿妈特别高兴，特别热情，她好象真的把我当成女儿的朋友接待了。

我们一面喝着酥油茶，一面攀谈。卓玛的曾祖原是噶夏政府的高级官员，到了祖父那辈，官职变小，便在这里盖了这所房子，搬出了市区。

谈了一会儿，我和卓玛便来到院子里。院子很大，卓玛住的楼房对面，也是一幢两层的楼房。据卓玛介绍，那里下面六间住着水利队的双职工旺堆和曲珍，上面没有住人，六间全空着。院子东边是一排平房，北头住的是林业局的一位科长，叫罗布次仁，他的妻子没有工作，叫次仁达娃。南头两间，住着一位看林卡的老人普布多吉，是位聋哑人。而西边靠墙那五六间的房门都锁着，却没人居住。

夜幕降临的时候，上班的职工回来了，卓玛把我介绍给大家，我一一同他们握手寒暄后才回到楼上，阿妈拉姆此刻已摆好了丰盛的晚餐。上等的细糌粑，黄酥油打的茶，一盆奶皮，一锅手抓羊肉，另外还有青稞酒。来时人们曾告诫我，在藏族老乡家里做客，千万不要客气，主人让喝茶，你要敞开喝，让你吃饭，你就尽情地吃，只有这样主人才会满意，这是藏族人的习俗。于是，这天晚上，我毫不客气地开怀大吃，还喝了一小碗酒，这使阿妈拉姆大为满意，她悄悄地对卓玛说：“真是个好小伙子，你以后能和这样的好人生活在一起，我就放心了。”

卓玛斜了我一眼，倏地一片红晕飞上了面颊。

我深怕阿妈拉姆再说出令人难为情的话来，于是我站起身来，想向她们要条毯子，到楼下过夜，她们也可早点休

息。

一听说我要下楼过夜，阿妈拉姆顿时不高兴了：“这可不行！你睡的地方我给你准备好了。”她指指靠墙的地铺，我一看，地上放着厚厚的卡垫，崭新的羊毛花毯，上边还铺着干净的床单和新棉被。

我再三解释，阿妈拉姆说什么也不放我下去，最后甚至都哭了起来。卓玛对我说：“你就住在上边吧，我和阿妈睡在一起。我们藏族没有那么多的清规戒律！”

没有办法，我只好不坚持了。

晚上，母女俩由于实在太困乏，她们一倒在铺上，就很快入睡了。我坐在卡垫上，掏出一本小说来，但翻了几页，怎么也看不下去。不知是书中的故事不吸引人呢？还是新换了环境的缘故？反正脑子里总也静不下来……

夜深了，外边突然刮起了大风。风啸林吼，窗户瑟瑟颤抖。屋里的烛光，也随着空气的波动，不住地抖动起来。此情此景，使我想起传说中的妖魔鬼怪，它们在临来之前，常常是兴起阵阵妖风，然后再来袭击受害的对象。想到这儿，我情不自禁地从腰间拔出了手枪，紧紧地握在手中……

蜡烛点完了，屋子里一片黑暗。我使劲睁着两眼，盯盯地注视窗外，等待看魔鬼自己到来……这样，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由于我平时没有熬夜的习惯，一双眼皮渐渐睁不开了。困神开始向我袭来，我试着挣扎了几次，但还是朦朦胧胧地进了梦乡。

我一觉醒来，天已大亮。吃过早餐，卓玛领我去林卡散步，我们沿着一条蜿蜒的小路慢慢地走着。

“你阿妈不想离开这里，是不是因为这里很美？”我把话题引向与工作有关的方面。

“不是……”

“那是为什么呢？”

“我也说不清。这事只有她自己心里清楚。”

我心中一怔。卓玛说得平平淡淡，可在我心中却又留下了一缕疑团。

夜 半 鬼 影

我们愉快地度过了一天。谢天谢地，晚上同样什么意外的事情都没发生。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之间，四天过去了。奇怪的是，这座曾经恐怖神秘的大院孤楼，竟然平安无事。现在，母女俩人已不把我当成客人看待了，有什么话，总想给我谈谈。我对她们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认为阿妈拉姆，不仅心地善良，纯朴厚道，而且明情达理。卓玛呢，不仅漂亮，具有音乐的天赋，而且性格单纯，开朗。尤其是，在她高兴时，阵阵银铃般的笑声，能让你陶醉到神不守舍的地步。我对她们充满了无比的好感。越是这样，我心里就越是不安。我想，一旦离开这里，对我来说，会失去这可爱的一切；对她们来说，可能又要陷入孤单、寂寞、恐怖的不幸之中。然而，我不能长期住在这里啊！

这是我到来的第四个晚上。也是我决定住的最后一个晚上。只要今晚不出事，平安度过，第二天我就要回单位向领

导交差了。卓玛的假期也快到了，再过两天她也要离家回单位去上班。

晚饭我们三人都吃得很少。我充满着对这里的依恋之情，也怀着对阿妈拉姆的牵挂和担忧。卓玛低头不语，想着自己的心事。阿妈拉姆知道我们要离开这里，她显得有些坐立不安，尽管她为了让我们高兴，勉强装出笑容，但是我能看出来，她笑得很不自然，有些凄楚。

想来想去，没有什么好办法，让阿妈拉姆摆脱这种处境。唯一的办法是劝她离开这里，搬到市区去住。这件事我与卓玛商量过，她说由她提出来，是无济于事的。她让我好好劝劝阿妈。我也想试试看。

三个人坐着，沉默了很长时间，我终于开口说：“阿妈啦，我和卓玛都有工作要做，不能长期住在这里陪着你。为了让您生活得愉快，还是搬到市区去住吧……”

阿妈听了我的话，撩起围裙，擦擦眼泪说：“格桑啦，我理解你的心意。你们就放心地去工作吧。搬家的事让我再好好想想……”

我见阿妈拉姆松口，赶紧说：“我回去后，就把您的困难和情况向领导汇报，房子的问题，请领导和卓玛的单位出面帮助联系。您就早拿主意吧。”

“就这样吧，”阿妈拉姆说：“搬家的事，要是别人提出来，我死也不离开这里。现在是格桑提出来的，我要好好想想。你先回去，过两天再来一次，我有话要对你讲，搬家的事也由你们安排。”

“太好啦！过两天我一定会来的。”我高兴地说。

“阿妈啦，你总算想通啦！”卓玛也笑着说。

晚上，他们睡的很迟。躺下后，我听到阿妈拉姆辗转反侧，久久难寐。有时，还发出长长的叹息声。我知道她心里一定装着重要的心事。她为什么不想离开这里呢？究竟有什么不好讲的事情？这个谜我一定要把它解开。我想着想着，睡着了。我入睡不久，朦胧中，听到院子里，传来阵阵的怪叫声。

我赶紧从铺上坐起来，侧耳细听。怪叫声断断续续，时大时小，有时还伴随着似女人又不象女人的哭声。那怪叫声和哭喊声，显得非常凄惨和尖厉。不象人的哭声和喊叫，也不象动物的嗥叫。听起来阴森可怖，让人毛骨悚然。

阿妈拉姆和卓玛显然也被惊醒了，她们吓得缩作一团，紧紧地抱在一起。

这里果真闹鬼！幸亏在这里多住了一天，我掏出手枪，顶上子弹，走到窗子跟前，借着朦胧的夜色，向外一看，不禁使我倒吸口凉气。顿时觉得头发直竖，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我看到的是两个白色的怪影，一个披头散发，嘴里发出似女人又不象女人的哭泣声。一个身高头大，张着血红的大口，眼睛里闪烁着绿莹莹的亮光。这两个怪物，在院子里又叫又跳，张牙舞爪，形象十分可怕，怪物边跳，边叫，还向各个楼房住屋撒着什么，窗子上的玻璃哗啦乱响。

大概院子里的其它邻居也听到了，有两个孩子发出了恐惧的哭喊声。

我开始有些害怕，当我想到自己的身份、责任和手里的手枪时，很快便镇定下来。我轻轻地对卓玛说：“你们在屋里

